



教授的政治：剖析与谈判

沙织

沙织
教授的政治：剖析与谈判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Z1f_sxwyNO6XJy4Pl40Jnw

nightfall.buzz



超历史的事件和新价值是无法被孤立的，政治孤立毫无意义，资本主义的金钱运动，它对网络的投资，仅仅是用来告罄的。

1

她在政治上胜利之前写的是关于她写诗很失败的诗，这不意味着她那些诗失败，但在她的政治终于失败之后，她写的就都是失败的诗了，无论怎么写都难逃咒骂自己、逼疯自己的格局，因为她还在召唤讽刺她衬衫纽扣掉了一地的男人们。只要这种召唤还没有在她身上熄灭，她怎么写就都是在刻画自己与枝枝蔓蔓的男人之间的关系，因为别人并不在内心的屋子浇灌这种植物，她却专注于它们，这是她作为女人为女人构想的世界，但最终是为她自己构想的世界，因为她不是那些将它们付之一炬的火光。

它也会在时间里继续前进，每条胳膊肘都在信心和怀疑中，长出了茎和叶，但没有花。鬼知道，作为被捕的爬虫它到底喜欢或缺少什么。时而给它浇水，时而注意到它，从书桌后把它搬出来将它训练得常年围绕着自己攀爬，当一个人也焦渴难耐时，对室内植物这样就已经足够虔诚的了，毕竟失去了丰富的味觉和从羊膜般的空气中流淌下来的光。

——阿兰·杜根，《蔓绿绒》

2

有人发明了“诗歌的谈判”，男教授和女教授商量着来，以便形成一个自己预期的局面——不学无术的人把这叫生成。男教授可能睡了女教授，这也成了他对她的震慑力了，女教授不能和他谈判，担心被当成晚餐和孤独的点心，他说应该去和谁谈判，女教授就去和谁谈判，不得不领命。过这种日子，如何讲生成、讲德勒兹？但某种意义上男教授是有一定的智慧的，至少女教授的私生活和情感不会殃及其他人了。

3

社交界的约定俗成的利益关系（一上来就利益绑架）不能导向爱和丰盈的情感，这很危险，这才是像狗链一样，没有反抗余地。那些勇于反抗、软硬不吃的人，由于没利益关系才能自由谈论，所以肯定是被抹黑、中伤的；所以要和互爱、互相服务（这点很重要）并乐于分享的人组成一个自由人的支持系统。



一个姿势的发明会释放出比解析和剖析更大的能量。例如，“（你眼中的冰湖是用零做的）纪念爱的相框”，凝视相框就是一个姿势的发明：当“你”召唤爱的时候，并不说和爱有关的事，对爱做出解析、剖析，或在爱的社交语言中缠绕；爱的交流不是谈论和爱相关的事，而是用一个姿势让人看懂，它悬置了其它争论。这正是德勒兹说的诗的摄影机视角。显然，它不是语言文字，而是躯体态度、姿势。它是述说的模拟，但做到了述说做不到的，那就是以一个尚未被揭示的习惯性动作一瞬间囊括过去、现在和尚未觉察的未来，以及一个史诗规模的事件，它是时间-影像。所以我们问，“冰湖”这首绝句是否就是它的内容所要传达的呢？它真的是要写但丁写过的地狱铭文吗？与但丁的差异是更本质的，这里有但丁没有的电影语言。一个摄影机视角的姿势的存在写出了事物本身而不是事物的（爱的）观念。它的内容可能和诗人写诗当下的状态和生活不相关，只有相框是相关的、浮现的。因而当诗歌向摄影机视角或躯体态度靠拢，我们就无法从内容追踪作者。拍电影的人知道，他们加进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如果你从内容和故事推断作者私生活，那你打错特错了，也是为什么“上帝的审判”会破产。电影《忧郁症》中那些极慢的无声镜头很好地表现了忧郁症，但作为躯体姿势看，它们表现的是遭遇世界终结的状态，终结就在庄园的庭院、树丛，在家里。为什么是在家里而不是在上班的地方呢？电影会研究这些。研究它为什么不提供、不暗示也不讲述密探想挖的那些，好像剖析了那些画面就完整了，例如在哪儿跟谁见面，经历了什么、受什么刺激——这些不是电影语言，这样根本就拍不出一部电影。结果，它的思路是是将毁灭前的庄园和对天上小行星的遥望并置。不发明一串姿势，就无法启动一部电影，姿势先于语言和故事，如何叙事、如何选景是配合姿势的。姿势和叙事不是互相探明的关系，姿势本身是发明对象，围绕它有被悬置的和被感知的，被感知物只和即时姿势有关，在姿势之前不存在别的。作为政治的“诗歌”不会去发明姿势，它们编故事，作用是形成政治利益组合。尼采写个“去南国”，一个圈子已经编出一堆大事件，就跟自己换了尼采的头一样在那里讲，然后有了投票民众。